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七十四回 黑旋風大鬧忠義堂 玉臂匠縱談天書碣

話說盧俊義聞得小嘍囉言語，急忙轉身，已聽見忠義堂上一片聲響。趕緊去看，只見兩個衣服碎掛，滿面血流的人，早被一眾頭領分做兩處。兩個人的脖子，被幾位氣力大的頭領架住，不能夠動，便嘴裡亂罵，腳下亂蹬。忠義堂的板壁，都轟轟地震動。堂上頭幾把椅子，全攪得粉碎。（【夾】頭幾把椅子，好笑。）看那兩個時，一位是黑旋風李逵，一位是矮腳虎王英。原來李逵受了槍傷，一連三四天轉動不來，心裡好不煩躁。虧得安道全的靈藥調治得法，漸漸復元。但是左肩胛上一粒槍子，沒法取出，從此左臂氣力大減，使不得雙斧。這一日，眾頭領賀李逵病起，兼替他排悶，大酒大肉吃夠一頓。李逵酩酊大醉之後，忽然想起賭博來。原來上山以後，不曾暢賭過。那時周通、石勇、王英這幾位也有點酒意，扯入局。李逵最歡喜趕老羊，偏偏手氣低，擲來擲去，總是么二三。輸得急了，對三人把手一擺道：「等等我。」飛跑回去，拎得大梢袋來，滿滿的錢，往地上一丟，大叫：「板本，板本！」王英剛走出去，被他瞥見，趕過來，劈胸揪定，喝道：「直娘賊，你贏家想逃麼？」王英忙笑道：「休胡鬧！我自內急，去去便來，怎說是逃？」李逵大喝道：「不許去，不許去！」王英道：「就是公明哥哥也說個理，你難道比公明哥哥將令還厲害麼？」話未完，李逵喝道：「你左一個公明哥哥，右一個公明哥哥，你把公明哥哥嚇我麼？」（【眉】黑旋風、矮腳虎、小霸王、石將軍聚集一處趕老羊，這是何等的可笑，李逵果然破口辱罵矣。）刷的迎面一拳。王英忙使個身法往旁一偏。石勇、周通上前解勸，都被李逵照面上噴得滿滿稀糊唾沫，還罵道：「王八蛋，你打算老子的錢，老子有拳頭給你打算。」石勇、周通好容易一邊一個，拑住手腕。王英知道李逵和公明哥哥親厚，捉個空，滑脫身子走開。李逵沒了對頭，被周、石兩人一陣拉扯，氣漸漸平了，倒轉來向兩人賠笑臉。兩人估量無事，也就各自回去洗面。

李逵一人獨自無聊，不覺逛到忠義堂上來。此時盧俊義正在玄女祠裡談論碑碣，忠義堂上，悄悄地不見人影。李逵走了幾轉，酒醉用力之後，有些倦意，抬頭見忠義堂上兩行交椅，寬寬大大整整齊齊地排在那裡，忽然發起奇想：「往時公明哥哥和盧員外們左推右讓的，都不肯坐，究竟椅子有多少好處？怎樣推法？卻又不叫別人來坐？到他真個坐上去時，面色便不像平日和氣，端的為何？這會難得無人，我也來試坐坐看。」便就第一把交椅一屁股坐下，（【夾】偷用《後水滸》李逵做知縣笑話。）似乎是舒服些。（【眉】項羽見秦始皇無道，則曰：「是可取而代也。」楊秀清則自稱萬歲，袁世凱則利用無恥下流擁戴為帝，總是和李逵坐第一把交椅較為舒服的心理一樣，勿徒以李逵為可笑也。古今以來，如逵之可笑者多矣。）胡思亂想，漸漸身體軟在椅上，正好矇矓得快活時，耳邊猛聽大喝一聲：「咄！鐵牛！你配坐這裡麼？」嚇得李逵連身帶椅子往上一跳，睜開眼，站在面前的正是王英。

王英從打架過後，回到家裡盥洗過，換了衣服，慢慢走向忠義堂來，心想碰到不拘哪個，好評評理。那值堂的小頭目，在兩廊下坐著。王、李兩個先後走來，因為內裡無人，絕不留心，哪知無意中仇人相遇。王英一看，第一把交椅攤的正是李逵，把柄到手，豈肯放鬆，一聲喝。李逵驚轉，又羞又怒，「啊呀」未了，發起狠來，隨手掄椅，當王英頭就砸。王英退得一步，舉旁邊椅子來迎。兩人齊齊用力，三兩砸，兩把椅都只剩一根短椅子在手，爽利些，就當兵器，上三四下，左五右六地橫掃起來。（【眉】好武藝。）王英武藝，雖欠幾分，卻緣李逵只單臂得力，兩下鬥個平手。值堂小頭目知道禍事鬧大，一面上前解勸，一面趕忙請眾位頭領。左近的幾個，早聞聲趕來。向來李逵發了性，有時連宋江都喝不下，此刻到底人多手雜，將兩人架開，椅子奪去。盧俊義等來到之時，忠義堂上正是一天星斗，聲俊義好容易彈壓下來。知道兩人盛怒之下，不可理喻，索性置之不問，只傳值堂小頭目，訊問經過情形。小頭目一一說明，卻不知道為何起釁。石勇只得拉周通上來，（【夾】周通的心虛，所以要拉。）一同到盧俊義跟前請罪，把前後原由，說了一遍。盧俊義道：「這也罷了！我們山泊上本沒有禁賭一條，哪能怪得你們。只宋公明哥哥常說忠義堂是發號施令之所，應該莊嚴肅靜，（【夾】公明儼然以忠義堂作朝廷。）於今鬧得這海沸天翻，倘沒有報告，公明哥哥回來時間起此事，我們都要擔幾分不是。」當下眾頭領商議了一會，決計寫信申報宋江、吳用到軍前。鬧事的兩人都已散了。盧俊義便和朱武同蕭讓到私室寫信，專等明早派遣嘍囉。

恰好吳用軍師前已有信到。一路行軍，倒也安穩。只是兵到兗州的前一天，官兵已有一支進兗州城駐紮，是從青州都統制處調來，防飢民鬧事的。吳用兵紮城外離城三□里的高吳橋，一面連著磁陽山，準備先行合圍，覷便攻取。「現在須添調四千人馬，並聖手書生蕭讓辦理軍書。」盧俊義看了，便和朱武商量調度。卻見王英、石勇、周通三個人踉踉蹌蹌走進，盧俊義忙問：「何事？」石勇道：「今早的事，總之都有我們在內，不好偏累王、李兩位，估量盧頭領總要報到軍前的，特地過來請設法周旋一點。」盧俊義望著朱武沉吟道：「軍師看如何說法？」朱武道：「小弟私見，我們山泊上規律，不見得條條實行，（【夾】話中看話。）當日晁天王尚不能斬新來的楊雄、石秀，何況今日，還干連許多人呢？」盧俊義道：「這事倘竟空空的罷休，我們顯見不能彈壓一切。也罷，李兄弟傷才好不能上陣，王兄弟你去拑點勞績罷。我這裡一發在書信上寫得鬆些。周兄弟、石兄弟，你們無干，可不用說。」王英稱謝。周通、石勇卻嫌山泊裡沉悶，要下山去走一遭，盧俊義也允許了。次早王、石、周、蕭四個頭領，押著四千人馬，下山而去。不一日，渡過運河東岸，便迎著花榮、朱仝的營寨。問知前敵只小勝一陣。花榮的兵馬，是吳用留防後路的，老紮著不動。四位頭目統人馬前去，倒也秋毫無犯。

這時正是小陽春天氣，黃茅白葦間，還留著幾片紅葉，映著太陽光格外明顯。這日進了兗州地界，天氣清明，遠遠望見尼山和梁父，（【眉】望見尼山和梁父，讀者應作何種感想？寫得若有若無，耐人尋味不淺。）銀白一般，斜斜地橫在馬頭前面。再走過去，又好似在大道的左邊。凝神看時，卻杳杳無盡。蕭讓是書生出身，吟詠的習氣，老是不改，也不知被眾頭領笑過多少。馬蹄剛要下坡，有個嘍囉是本地人，指著前面高起的山道：「此山喚甌山，我們去兗州城只四□里了。」迎面風來，已隱隱聽見軍中吹角之聲，眾頭領一齊起勁，猛著一鞭，直衝下坡。蕭讓馬上一顛一簸的，還念道：「岱宗夫如何，齊魯青未了。」（【眉】馬上吟詩，書生積習。）「了」字不曾出口，忽崩地從馬背翻將下來兩三丈遠，那馬下坡奔跑得急，便從身上真踩過去。眾頭領吃得一驚，小嘍囉趕上前，勒住空馬看時，不知怎的，（【夾】疑竇。）馬肚帶齊斷，鞍轡掉到坡下泥溝裡。扶起蕭讓，渾身是血，一腿已經脫駝，頭面也被沙石劃破好幾處，哼聲不止。三位頭領想他念詩的神情，都覺好笑。當下小嘍囉弄塊板片抬了，（【夾】書生與強盜做伴，精神上許多苦痛可想。）到宋江、吳用軍前參見了。宋江和吳用先看來信，再問起山上的事情，三人一一具答。吳用倒也不說什麼，宋江看了蕭讓，不覺皺眉，（【夾】厭惡的表現。）叫石勇好好送他回山將養，王英、周通留軍助戰。（【眉】留王、周助戰，送讓回山，宋江心事和盤托出。）石勇在鄉村覓得一頂暖轎，帶一個小嘍囉，自己也改商人裝束，路上遇著好幾次盤查，石勇口稱：「在泰安做糧食生意，因兄弟從店樓上跌下，受了重傷，現趕到北京就醫。」都被混過。一直到水泊邊，進了朱貴酒店，便聽說李逵失蹤的事，連石勇也有些奇怪。

平時蕭讓、金大堅是如兄如弟，金大堅聞得蕭讓回來，首先來看。蕭讓道：「我的性命是捨得了。」金大堅看左右無人，便道：「老兄！我和你都慢歡喜，不過暫時之間能夠高枕。所怕的，將來你是白做瘸子。須知我和你都拿不穩，不比柴大官人的交情廣，好幾位頭領在內抗著，連吳軍師也不肯輕易下手呢。」蕭讓道：「就我回來也真險，倘非石勇回答得不好，我此刻也在濟寧牢獄裡。你還說吳軍師呢，借刀殺人，（【眉】吳用借刀殺人從蕭讓口中說出。）是他的妙計。他果真不忘柴大官人的情分？不想出天書石碣的法門，來壓住他了。」金大堅道：「說起天書石碣，真教人悔恨。只怪我們當初昏了，不該替那廝效力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房門一聲「呀」的，一人推門進來，把兩個駭了一跳，看來人正是燕青。（【眉】正說天書石碣，忽然燕青推門而入，第七□一回已有伏案。）燕青卻從從容容地說道：「盧、朱兩位頭領聞得蕭大哥著傷，事忙不能來問候，特地叫小弟前來致意。」蕭讓連忙拱手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小弟一介書生，向來蒙兩位哥哥厚待，不曾有甚報答，怎敢勞動起居！只等腿骨接上，稍可行動，定然

過去叩謝。」留燕青坐下，金大堅正待立起身，燕青一把拉住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你們剛才的話，不曾談得暢快，怎麼就走？」金大堅道：「沒有什麼話。」燕青笑道：「先生，不要再瞞我了，自家兄弟，爽利清楚些。剛才什麼天書石碣，什麼不該效力，我也聽得一二句，你先生不肯告訴，難道要我請教別人嗎？老實說，到山泊上，各人總是各有苦衷的，說明白，大家周旋點子，也有益處。」蕭讓在牀上便道：「事也不必瞞了，象前回盧員外和我們摩挲碑碣，說的話，盡有些在有意無意之間，看來未必不瞧科一二。小乙哥的為人我們是曉得的，說開也好，替我們出點子主意。」

金大堅道：「說來話長。小乙哥，你是頂聰明的人，該知道當先的主兒是誰？」燕青道：「我怎會不知道，當先是晁天王。我們上山的時候，還看見公明哥哥替他帶孝呢！」金大堅道：「還有呢？」燕青道：「還有便要數到白衣秀士王倫。」金大堅道：「這只是我們梁山上罷了，別的地方呢？」燕青道：「還有什麼別的地方？桃花山麼？飲馬川麼？二龍山麼？不是都匯歸公明哥哥忠義堂上了。」（【夾】忠義堂屬於公明哥哥，便有不滿之意。）金大堅翹大拇指道：「這一位，這一位，你再想想看！（【眉】這一位是誰，讀者且慢看下文，且掩卷以思之。）這一位，休道我們小小梁山，便南邊方臘那樣聲勢，還暗中和他通消息呢！論我們梁山上門第資格，算關勝、呼延灼、楊志，也不過將門之子，比這一位遠差得多呢！這是眼前熟透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？」燕青抓抓頭，忽然一拍腿，笑道：「著了！著了！前朝帝子，末路王孫，你道是不是？」金大堅道：「對呀！此人江湖上交情大極了。你可知周世宗三駕南征，一番北伐，一生一世，辛苦打得的江山，卻在孤兒寡婦手中，輕輕過到感恩戴德的趙官家手裡，於今一百多年。雖然算是不失富貴，卻怎生甘心？從此代代相傳，結識江湖好漢，到得這位，才算有些成熟了。一時五湖四海的英雄，凡受到他的照應，都心悅誠服的，奉上一紙，齊心合力，恢復江山，再興帝位的盟書。」（【眉】陳勝建號張楚，韓山童詐稱宋後，柴進所以為燕青及金大堅所豔稱者在此。）燕青忍不住道：「怪道公明哥哥從受了天書石碣以後，對他刻刻防範，兩人交情冷了许多。這下我知道了，只是柴家是被抄過的，怎麼不聽見抄出這件東西來呀？」

金大堅道：「你且慢截斷話頭，聽我說來：柴府上憑空鬧出殷天錫一案，幸虧出事的地點在高唐州，盟書卻藏在滄州府第複壁之內。高廉當日，只就皇城府裡抄紮一番，不曾抄得什麼。後來公明哥哥和晁天王搭救他上山，公明哥哥便勸柴大官人，設法去將盟書取來，免得將來被官家發見，更興大獄。（【眉】縈帶五□三回。）黑旋風探救柴進本事柴大官人正躊躇著，後來聽見官家優恤前代子孫，仍選族人襲了爵位，仍舊住在滄州府第，只索罷了。可是公明到底心下不安，每和吳軍師商量，如此這般，當真替別人出力，爭天奪地嗎？曾經叫戴宗、時遷們打探幾次，只是滄州的府第太大，藏盟書的是哪一間屋子，非得柴大官人親自指導不可，所以終究弄不到手。後來想到興兵去攻打城池，順便將府第付之一炬也就沒事。偏偏柴大官人公然把擁護鄉里的題目，出頭抗拒。公明哥哥無奈，只好和吳軍師想出這件石碣天書的法子來，把我們兩個鬼也似的關在一間小屋子裡。天天寫，天天刻。說也好笑，蝌蚪古篆，哪裡尋得這許多字。我們只得杜撰些雜湊上去，費若干氣力，總算告成。（【眉】天書、石碣原來是宋、吳和公孫先生變的一齣把戲，讀者至此宛如溽暑飲冰淇淋矣。）又請出公孫先生，弄些玄虛，公孫先生吃央求不過，勉強答應。其實那晚已有好幾位兄弟疑心是從山頂上放一個絕妙廣東燄火，還有說聞到硫黃味的。事後公孫先生便有去志，還勸我們遇事小心，軍中尤須避開，怕有借軍法殺人滅口的事。（【眉】公孫先生下山原來為此，與第七□二回相映帶。趙秉鈞為袁逆所鳩殺，其智固遠遜入雲龍矣。）所以蕭大哥前日不得不跌那一跤，頭痛顛頭，不能腳痛顛腳。」（【夾】偷借《晉書》王敦語。）燕青道：「以往的事，你們倒知得如此詳細。」金大堅道：「都是公孫先生說的。要知公孫先生從晁天王的死，痛心已久了。」燕青聽他說完，望著二人，又一陣嬉笑。

二人問：「笑什麼？」燕青道：「笑你們兩位老書呆子，著了道士的迷。他自己沒本事，土遁去了，還教你們害怕到這等地步！須知梁山泊忠義堂上，不是人人只長頭顱、不長耳目，讓公明哥哥一人專制得去的。公明哥哥頂厲害的手段，不過是金錢籠絡，和暗中害人。如今山泊上錢糧支使，有人專管，公用公開。他籠絡的法子已窮，暗中害人，卻苦在不能揭明。奉勸兩位，從今以後，索性揭開明說，一個是怎樣寫的，一個是怎樣雕的，大吹大擂，把山泊上一百多位兄弟，幾萬名嘍囉一齊都熏遍了，看他怎樣？你道公明哥哥會得殺人麼？可知道，新近發生一種比他更為光明正大的力量，在你眼前。你們二位，終日價只是行筆墨碰金石，把來忽略去罷了。現在特地說明，你可清楚，不要怕！」（【眉】以德服人則王，以力服人則霸，以詐術牢籠人者無不失敗。癸丑湖口義師聲討袁逆，有金錢，有靈即公道，輿論可收買，祿位無限，任腹心爪牙之把持，等語，可見袁逆的手段和宋江一樣，然而結局未有不失敗者。作者於此處喚醒英雄春夢。）燕青說得高興，一抬頭，早見個方巾道袍的人，立在面前，原來地靈星安道全到了。燕青趁勢說道：「安先生來得正好，評評我剛才的話錯不錯。」安道全摸不著頭腦，隨口答道：「小乙哥說什麼？」燕青道：「安太醫，你望、聞、問、切，望不出蕭先生害怕的臉色麼？連金先生也關心得這樣晦氣沉沉的？我說就是教他們不要怕。」

安道全道：「果然說得不錯。四肢的傷，有甚要緊；可是一件，尊容上碎石傷痕，須另請高明，我是沒法想的。將來就那幾點上，白面書生，怕變成麻面書生。」（【眉】俊俏語。）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安道全本來兼內外科，又懂得傷科，當時如法診治已畢，同燕青一齊走出。到忠義堂上，只見盧俊義、朱武和眾頭領，正在大開會議，劉唐絡著手臂，也坐在那裡。方知兗州也不甚容易打得。現在節次將下，只是城外忽然添出一支游兵來，被他襲擊了好幾次，雖不曾得手，卻傷了好些伏路兵，現在才打探出來，是另外一支綠林里豪傑，為首的是鐵棒樂廷玉。（【眉】正是水盡山窮處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）吳軍師因還不曾能夠夠他山寨的確實所在，只傳令嚴備。前日孔明兄弟已經中他詭計，被擒過去，幸吳軍師設法救回。欲知詳情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李逵失蹤，從此梁山上只一百零五矣。秋風